陶文毅公全集

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二目錄

文集 吏說

蜀道形勢說

從寶雞渡渭清溯水自煎茶坪來注之酈注謂之扞水或曰即姜水又云即羌水也十五里益門鎮從此入北棧一路懸厓峭壁陳子昂詩蜀道自茲始雲山方浩然十五里東陽鋪或謂即古和尚原宋吳玠吳璘守之以拒金人者也十里二里關鳥道蛇盤峻隘難行即古大散關曹操討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諸葛亮伐蜀出散關圍陳倉皆由此十里觀音堂十里半坡鋪北有數峯如石筍立雲端

泉流爲清淵河酈注扞水出周道谷東北歷大散關入渭是也五里煎茶坪坪據大散嶺之顛左水入渭右水入嘉陵江蓋中幹界脈也古和尚原當在此地勢高平西通東險與二里關聲勢相連天然險守也東河逕其下卽嘉陵水疑和尚原爲河上之訛也下嶺五里卽東河驛水出嘉陵谷自東而西故稱東河又西逕故道城下名故道水至鳳縣而東有黃華紫金西有小峪紅崖南有東溝野羊諸河次第注之流始大西南逕兩當至畧陽會西漢水出朝天峽也又三十里黃牛堡和尚原大

散關一帶爲全蜀門戸西走階文南出褒沔吳玠有云我守此敵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其後玠駐河池於鳳縣西一百里之仙人關别營殺金坪以防寇深入而吳璘獨駐和尚原逮紹興十二年竟割和尚原以畀金則秦檜之奸謀也三十一年金將徒單合喜將兵扼大散關游騎至黄牛堡守將李彥堅以神臂弓却之吳璘别遣將敗敵於寳雞渭河遂復大散關隆興二年金再入陜議割和尚原楊存中力言其不可且言吳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不特負

陛下亦有愧於璘時不能用而蜀遂不可守矣爲

國者可不知地利哉

自南星東行南望山坳洞開一綫曰陳倉溝有小

路可通沔縣三十里松林驛又十七里柴關嶺嶺

卽紫柏山之趾也剿教匪時大軍駐此林木蕩然

過嶺望紫柏山顛高出雲表自此重谿迴壑有小

路緣山可達益門古陳倉道也較鳳縣稍捷但阨

陿難行耳按棧道之出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爲

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鳳縣出者爲

故道漢高攻雍由之從褒城留壩以達鳳縣者爲

連雲棧漢高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故道連雲棧至鳳縣合路同出寶雞韓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蓋所修者由鳳縣至和尚原之道而暗率精兵由所當至此處緣山路直出谷門耳

涪水源出松潘衞風洞頂與龍泉逕平武江油彰明而來至城北芙蓉溪口安昌河之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日縣水又東逕三臺西會中江縣之五城水又東南逕射洪北會梓潼縣之潼水又東逕蓬溪遂寧歷銅梁定遠界至合州入嘉陵江統名爲

內水也漢志涪水過廣漢巴西二郡行千六十九里昔臧宮從涪水進拔緜竹先主由墊江今合州詣涪城皆道此水蔣琬所謂今涪水陸四達惟急是應也然蜀之險實在雲棧至涪則無險可守矣琬以爲東北有虞赴之不難遂自漢中還住涪蓋有鑒於武侯之崎嶇糧運欲以息民而不知其失地利也武侯以進爲守琬乃退居納寇幸時無事故無議之者然非全策也厥後費禕屯漢壽姜維耕沓中覩武侯之經營漢中已落第二義遂鄧艾從陰平間道趨蜀諸葛瞻拒之止屯涪爲艾所敗退

仕縣竹戰沒而蜀亡矣然則涪关可恃哉

荆州形勢說

荆楚沃野千里外帶江漢內阻山險有金城之固武侯亦言荆州用武之國六朝江左安危恒視上游然蕭繹都此而命懸他氏其餘蕭銑高賴子之徒旋起旋覆何者荆州之勢足以俯視東南而堂奥之患乃在西北若歸巫與襄陽有事則患中於江陵矣是蓋進取之地非可守之地也其城外平衍别無險阻是以孫吴時嘗作堰海以遏水限敵宋李師夔吴獵劉甲所築之上中下三海即其遺制也淳祐中孟珙引沮漳之水自城西遶北入漢

遂通三海爲一而更爲八櫃以資蓄洩三百里間淼然巨浸金人望而却步即俗所稱三海九隔也今故跡多湮惟東北有瓦子長湖北通潛漢爲行旅舟航之利與城守無涉坡詩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然安不忘危守土者其可忽諸荊門州在象山東堡二山間爲南北咽喉陸九淵之言曰州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恃否則有唐之湖陽以趣山而涉漢已在荊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而趣山已在荊門之腹此外間道之可驟渡徑之

可涉陂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因請於胡而城之厥後孟宗政謀復襄陽亦謂必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是荆門又荆襄二郡之咽喉矣

又案荆州記自枝江縣東極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水經注江陵城南有馬牧城此洲始自枝回下迄於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居蓋江自枝江南北分流其中洲渚相連緜延甚長古今名目互異析之凡九十有九總

之爲百里洲荆志云府境諸洲皆百里洲之別
名是也自江陵而下洲渚漸少兩岸藉隄爲防
北岸至沔陽州之茅埠口南岸至巴陵之城陵
磯隄長各五百餘里寸地失防千里爲壑是以
江陵等處向有九穴十三口以洩漲勢後俱湮
廢而荆州之水患日甚矣乾隆五十餘年間荆
州大水壞城漂沒無筭議者歸罪於窖金洲民
謂其種柳洲上所致其時水已漫城兩隄無湲
九十九洲皆在波底雖無窖金一洲恐亦難免
決潰故言水利於湖北宜以江陵爲先而漢河

下游安危視此矣

襄陽南陽形勢說

襄陽踞東南上游扼南北咽喉歷代皆為重鎮宋人有言守江左則襄陽不如建業圖中原則建業不如襄陽然歷覩古來如桓宣庾翼孟珙之守襄陽非不力圖恢復皆無寸進之效惟關雲長水渰樊城一時威震許都亦終敗亡而如杜預平吳于謹滅梁蒙古亡宋皆由襄陽以成破竹之勢何者襄陽雖堅已在荊郢堂奧北人得之足以俯并東南南人得之僅足以自保而已是以春秋時楚守宛葉不聞守襄陽也南陽為周申呂鄧三國地府

治即宛城址也習鑿齒云秦并天下自漢以南爲南郡自漢以北爲南陽然國策載秦惠王時楚魏戰陘山魏許秦以上洛敗楚南陽又吳越春秋乃傳勾踐賜文種屬鏤之劍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種郢人初令於宛故云然是則南陽之稱不自秦并天下始矣其地南蔽江漢北顧中原西通商洛東臨隨汝險阨而平可戰可守楚巫臣言申呂爲賦以禦北方若無申呂諸侯必至於漢是也大約春秋時楚最講戰守夷陵國之西門乃不守夷陵而守夔巫幽居窮谷之中而爲富秦以時

巡幸所以重西防也襄陽國之北門乃不守襄陽
而守宛葉兵車時出居然問鼎中原厥後武侯守
蜀屯漢中而出祁山即此機法非徒顧目前者所
知自頃襄時司馬錯拔楚黔中楚獻漢北及上庸
地於是宛葉樊鄧隨房之境悉入於秦明年白起
遂伐楚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而郢危矣謀國
不臧自撤藩籬誰之咎哉然楚雖削弱王翦以空
國之師倖而取之而秦亦終亡於楚七國之久未
有如楚與燕者而楚尤強盛卜世卜年與周室相
終始雖祝融氏之光遠有耀抑其先規爲措置固

有異於列國者歟

裕州之趙河即堵水源出州西山麓南流四十里至葉家店始通舟楫至唐縣界入比水又西與淯合而入於漢或云此水即召渠召信臣故迹也宋唐州守趙尙寬修復之人因謂之趙渠按酈注比水又南趙醴一渠出焉則趙渠之稱久矣裕州小水皆南流入趙河裕州楚之方城漢堵陽地後魏置方城縣並置襄城郡唐改北澧州又改唐州金爲裕州州據宛葉之間爲南北咽喉淮南子天下九塞方城其一是也裕州

北行二十里爲招撫岡此處爲中幹過脈之所
岡以北水皆北流注𦢊陽河入汝岡以南水皆
南流注趙河入淯也宋太宗初轉運使程能請
濬北河達京師以通襄漢之漕塹山堙谷凡月
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端拱初復議開濬
卒不就蓋由不識地脈故開鑿徒勞矣

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三目錄

文集記

文集記

三峽記

昔陸放翁自吳入蜀初至下牢即詡其奇怪不可狀及至夔巫反平平無託語王阮亭出巫山抵巴東嗤為膚水殘山不堪著眼蓋人情乍見則驚久而習焉則忘非山水有時顯晦也余今晨自兵書峽望新灘諸山雖高崖修阻不甚奇詭以為不及夔巫及抵空舲霽峭岔消如入化城迷黃牛一帶面目又別入蝦蟇碚更出奇觀通計此日所見有方若城者有圓若蓋者有岈若牙者有棘若翼者

有仰若缶覆若釜者有簇𥫗若筍尖者有跗萼駢𦶇爛若芙蓉者有單支片段森若戈戟者有牽衣掩袂若仙子御風者有扶筇荷篠若老人負暵者有糺互若蛇螭鏘舞若鸞鳳者盡沈雄瑰偉稍异夔巫而秀峭似之可以歎觀止矣按三峽之說不一有謂明月廣德東突者庾仲初記也有謂明月巫山廣溪者峽程記也有謂西峽巴峽巫峽者寰宇記也有謂西陵巫峽歸峽者宋肇記也惟王涞瞿塘巫山黃牛之說爲近是盡川江之以峽名者甚多難以枚舉所謂三峽者專以在荆州者言之

耳盛宏之荆州記云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今自夔府東至宜昌將近六百里奇險盡在其間蓋自灧澦堆至虎鬚灘統名爲瞿塘峽一名廣溪峽即夔峽也自空舲至門扇峽統名爲巫峽其尾盡於巴東故又曰巴峽也自兵書峽至平善壩統名爲西陵峽其峽起於歸州而翹於黃牛訖於扇子故又曰歸鄉峽黃牛峽扇子峽也諸說紛紛斷以夔峽巫峽西陵峽爲三峽此因親歷其境目擊層巖壘嶂其阻且長者有此三處證以盛宏之荆州記確然無疑峽至西陵而盡今東湖

本夷陵州地乾隆中升爲宜昌府置今縣戰國時爲楚西陵邑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我西陵明年拔郢燒先王墓夷陵是也有陸抗故城在江東南郎山爲墉四面天險地當三峽之口爲楚蜀咽喉形勝所必爭歷代皆置重鎮然白起王濬與隋楊素之下陳唐李孝恭之克蕭銑均以建瓴之勢成功若所據非宜則田戎步闡終歸敗亡即先主之連營七百亦不免見欺小兒狼狽西走則知乘高因險亦視乎其人也

君山記

海內之水莫大於洞庭其峙立湖中者東則扁山南則磊石青山西則明山寄山團山數山中明山頗勝餘皆部婁不足當登臨之目獨君山周七里有奇蒼然帖湖心爲沅澧資湘之砥柱予往來洞庭數矣未及登也會有事常德而岳守陳公亦專人相迓遂買舟往道明山寄山團山下時秋水方平微風不起俯仰惟天浩然無際遙見君山鬅鬆若髻結可望而不可即更初始相近舟人將逕抵南津港半渡因風返遂泊焉月色如盤冉冉出波

中四顧蒼茫如成連之在海上也自念此山在十一稿地不可不到我輩歷碌風塵湖山易隔詰朝解纜不免覿面失之遂起踏月山椒略識面目山寺犬聲如豹露氣襲人攝衣而返翼早北風大作望岳陽樓縹緲雲邊無能飛越舟人相謫惟予幸石尤之見留飯後從一僕入二妃廟階下叢菊盛開老樹蔭廟後寒翠欲滴其右為洞庭君祠稍上百餘步為二妃墓有小碣著茂草中墓上楠樹一株亭亭如蓋相傳犯之有蜂蛇之異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謂天帝之女也是則

上界天仙豈有玉棺遺蛻留蹟凡間自祖龍焚書博士大都不學隨口應對傳會虞姚遂使此山橫被羌辭不知蒼梧所狩二妃未從是以九歌所賦不徵釐降之文昔人謂倦勤耄歲蜴館久虛乃以白頭老婦跋涉要荒蹈溺水以捐軀望空山而掩涕殆不其然昌黎黃陵廟碑亦不言其葬此而小人無忌憚至有辟陽侯之誚悖矣由墓旁小路迤西有刹立山奧榜曰有緣蓋言山非有緣者不至也蓬萊三島自在人間然名利兩航去來如織逆風則不能至風順又不肯至其有欣然襆被蠟屐

思游而塵心未化見遠山靈往往阻以風波或臨岸而引之使返如今日之遊不謂之有緣不得也崇勝寺隱然山之南麓恐佳境易窮故折而東迤邐過數岫則監利華容之山皆在目矣濱湖西上里許轉入山徑窈而南曲折如旋螺入迴陟軒轅臺爲山之最高處煙波浩淼駭目盪胸志言黃帝鑄鼎於此鼎成上昇故旁有飛昇亭竊謂鑄鼎荆山未必即此考史黃帝南至于江登熊湘解者釋熊湘爲二山君山舊名洞庭山又曰湘山則此地自屬公孫遺蹟不必借攀髯遺弓事以文之也其

南爲酒香亭昔漢武遣欒巴求得仙酒於此山下
岭岈林立有石方平可坐數人謂之漢武射蛟臺
云遂下山麓東至崇勝寺峯岫環揖古木蓊然間
作赭色云是秦火之餘僧堂下列鐵猪二各重千
斤其文曰淳祐五年孟府十位鑄或云孟珙嘗以
八寶鼎獻馬希範爲壽馬以賜君山僧茲卽其遺
按淳祐爲宋理宗年號時孟珙鎭襄陽去此未遠
其爲所造無疑寺壁懸錢南園先生書蒼勁似魯
公爭坐位帖柳毅井在其左水甘冽四時不竭山
寺皆飲之旁有刺橘大數圍空靈古拙千年物也

即柳毅爲涇陽婦人傳書處事見小說虞初志流
俗遂僞爲洞庭之神矣出寺循澗而下觀龍虎二
洞石皴嵌空漲痕初落相傳昔有虎居之晝伏夜
動予惟岑欝之區靈禽是集如柳歸舜所見則有
武游郎花都子之屬至若毛蟲四足無從傳翼故
圖經言此山不受穢惡無猛獸况山君水處說尤
不經按君山有穴道與之包山郭璞江賦所言巴
陵地道也又拾遺記云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
有金堂數百間故知山本中空而二洞則往來之
門戶今山之南有響沙水涸時蹬足有聲殆中空

之驗云出洞稍東高阜據湖濱舊有朗吟亭因小憩石畔坐數九馬金鷄諸山歷歷如畫西眺明山一帶昨日之所經者亦微茫若環浮沉於輕煙薄霧之中夕照銜山落霞千里但聞漁歌縹邈之音遠起蘆荻間舟人以風息來告遂鼓棹至岳陽城下沽酒巴陵登樓記之

漕河禱冰圖記

漕運自揚達淮經邵伯高郵兩湖間有地曰露筋漁洋所云湖雲祠樹碧於煙者也按祝穆方輿勝覽云舊傳有女子夜過此天陰蚊盛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姑曰吾雖死不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故名而段成式酉陽雜俎江德藻聘北道里記或言醉者止此白鳥咕嘬血滴露筋死或言鹿為蚊嘬而筋見皆不及貞女事惟歐陽公憎蚊詩云嘗聞高郵間猛虎死陵辱哀哉露筋女萬劫仇不復而米元章書廟碑亦云濼國之女曆露筋

不就有帷之子氏不顯於當時祠方揭於千古肅
夫庸婦之所傳有如昨日至我
朝康熙四十六年
聖祖南巡
御書節媛芳躅以賜而後神之貞烈乃昭然揭諸星日矣
嘉慶乙亥十一月臣澍奉
命視漕瓜儀道出祠下見棟宇摧落瓦礫瀾集壞壁苔
生而神像儼然太息久之其府漕艘歸次出江者
甫半連日北風怒號湖冰凍結深恐貽誤漕行爰
齋祓爲文於是月十八日齋禱於神次日風回日

暖全河冰泮篙師長年踴躍奮迅二十八日各船出江報竣其夕冰凌復合迨曉一望皓然江南人傳以爲異明年新漕駛行得無阻滯計所運之米多於上年一百五十萬有奇而行期反速至四十九日比余押尾北上躬拜祠下復獲順風揚帆至淮始息有以知神之靈昭昭也六月回京復

命仰荷

聖詢及之適節相菊溪百公與漕帥書巖李公河帥湛溪黎公直指厚菴阿公會奏重修祠宇因及余禱冰獲應一事得

旨封爲昭靈普惠之神
賜祠名貞應蓋神自唐宋以來千有餘年至是始邀
封典其端實因禱冰事發之故倩野雲山人爲圖以誌
神應而昭我
國家有道之祥且使他日談故實者有所考焉

旨報可

御書翊靈佑順四字以

重修京口風神廟碑記

國家歲漕東南米四百餘萬石贍京師而江浙居其大半凡糧艘之出丹徒渡揚子江者皆必自京口道金焦二山之間西北達於瓜步水深浪闊危機介焉非東南風莫波乘之運河鑿山而成其流貲諸江潮而江潮又非東風不能入此顧瞻天塹者不能不乞靈於風伯也先是乾隆六十年侍御湘鄉謝公振定持節南來屢遇順風遂疏請建廟得

賜其府常鎮道查君淳淮揚道谷君廷珍鎮江府賀君賢
志暨丹徒縣令林大權鎮江衛守備朱之輿共襄
厥成擇基於銀山之東北麓背崖面江為屋二進
堂其內而門其外繚以牆垣自是風神始有專祠
迄今二十餘年矣漸即頹落風雨飄搖過者危之
嘉慶乙亥冬謝奉
命來視南漕適浙江空船回次淺阻二百餘艘亟禱於
神一夕東風大作潮水暢入各船盡送出境明年
正月天久不雨西風怒號重運全滯署道錢君署
守錢君致禱益虔余隨即渡江詣祠拜甫逮門諸

公咸相詫告謂相風銅烏已回首北望矣各船揚帆即日渡江者一百有餘時鄒平李君景嶧知縣事隨余謁祠下慨然興嘆以爲荒圮若是不足以妥神靈遂割廉俸葺而新之規制煥然有益於舊是歲漕艘多且重倍於往歲深以遲誤爲虞比及渡竣乃早至十餘日余感神貺之速復詣祠謝而李君以蔵工告爰執筆記之以著神之翊佑

聖時如此其焯而李君能勤其事以答神庥爲足多也

大龍山龍神祠孚澤亭碑記

皖城之北三十餘里有山翼然若屏若幕蜿蜒而
硝礴者大龍山也其山西麓有靈湫介兩崖間是
曰天井為神龍之所翕栖前明洪武中敕封天井
順濟龍王
國朝因之循靈湫而西有祠建自明成化甲辰至我
朝屢加修葺邦之人閔雨則禱道光四年夏兼旬弗
雨澍為文以禱獲應猶未溥也六月十一日晨輿
屏騶從詣山巔親禱於龍湫之上其時赤日當空
余自集賢關騎行十餘里至祠所荒庭摧落展拜

於蒼苔瓦礫間復徒步登山約三里許始抵白馬石前俯天井而致禮焉歸途塵埃障塞余方欽欽然懼無能爲民請命以爲神羞比入城而雨足颯然忽至遂轅門則滂沱立沛矣邦人皆喜計是日往返烈日中凡六十餘里而雨大至又前後遣廬州府宋守安慶府汪守往禱輒得雨其應如響歲則大熟噫上年水災之後吾民顛沛流離元氣未復微此雨其何以蘇念及此而神之賜大矣神之食報尤宜矣爰擇基於龍湫之右岸因崖爲广而建亭焉名之曰孚澤以答靈貺更率屬捐廉重新

祠宇而紀其事於石系之以辭以爲邦人無旹之

麻之禱

辭曰龍山兮嵯岈巒礀硎兮碨碰犖峭摩空兮爛

天葩朝煙夕霧兮龍伯之所家是爲天井兮石洞

谽谺六時不塵兮一雨皆花神之翁兮假虬尸而

息鯨牙神之出兮擁玉螭而掣金蛇朝神游兮淮

浦夕神憩兮江沙阿香泮號相從兮如麻雲中之

君兮紛歷歷以排衙顧大地之盻澤兮分瓊液與

流霞沛醴泉爲甘雨兮盈畎㽂而逮汙邪慰三農

之厚望兮播百穀而孔嘉顧靈貺之長昭兮祝滿

籌而滿車

皖城劉猛將軍廟碑記

古者八蜡有猫虎與昆蟲所謂昆蟲即食螟螽之物猶猫虎之食鼠豕也稽之載記如開元中貝州白鳥食蝗平州羣鵲食蚜蚄蟲乾祐中開封鸜鵒食蝗見於酉陽雜俎漢貢錄諸書又金史載阿撒在定武山堂肆攻載蒲修在泰州元成宗在揚州皆有羣烏食蝗之異而蛙能食蝗故禁捕載欽定淵鑑類函說者謂江淮間俗祀青蛙即祭昆蟲之謂矣雖然昆蟲倘能食螟螽而所以能食者則非昆蟲之爲而神之有以使之也如猫如虎類非人力

所能驅遣矧無知如蛙鳥哉道光四年夏鳳郡蝗

廬鳳道戴君聰鳳陽府程君懷璟督州縣捕之甫

淨已而復起閏七月十二三日余偕蕭泉諸君虔

禱於省城劉猛將軍廟其時宿州之灰古堆蝗最

甚知州蘇元璐集民夫往捕但見青蛙無數食蝗

且盡又有鳥雀數萬名曰練刷鴉在懷遠西界食

蝗均一日而盡既得道府報因以其事入告

聖心欽感

御書神參乘畀四大字命　臣　謝恭製扁額懸之神廟先

是神有廟在城東江岸雍正七年

敕建乾隆中方伯陳公步瀛重修因水嚙圮焉片瓦不存
道光三年尉擇基改建於城東三里帥字墩之西
前大江而後龍山左右倚層阜爲股肱至是仰蒙
賜扁復擴而大之規制益備歲以正月十三日由藩司
致祭冬至後三戊日撫臣率屬報賽蓋即周禮蜡
祭時也洪惟我
國家𦘦元陳樞太和翔洽偶有災眚旋即消殄至德
之感孚無遠弗屆而百神効命遂有莫之爲而爲
者其在詩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秉畀者人而歸
之於神者明神能使也然則蛙鳥之來非神之爲

而誰爲

天章揭之彰彰明已是安可以無紀哉神名承忠吳川

人元末授指揮使嘗飛劍驅蝗蝗飛境外元亡自

沈於河因封今號見於降靈錄而怡菴雜錄謂宋

江淮制置使劉琦因驅蝗理宗封爲揚威侯天曹

猛將之神二說皆可徵伏查

大清會典主降靈錄故廟額但題劉猛將軍云

宿州劉猛將軍顯應碑記

歲甲申夏鳳郡蝗捕之甫盡而徐屬銅蕭各境來者蠕蠕不絕宿州牧蘇元璐集民夫隨盧鳳道藏聰諭境撲捕適有報灰古堆蝗復起者亟率夫馳赴但見青蛙無數且啣且吐蝗則盡死又有烏雀日練朋鵲凡數萬在懷遠西界逐蝗一日俱盡此七月十四日事也其先日余方率同藩臬禱於劉猛驅蝗之神而靈應昭然不先不後若或使之既得道府稟報因以其事據實入告得

旨嘉悅

御書扁額神參秉畀四大字

敕於省城神廟懸挂旣而蘇牧董新州祠亦請恭摹

御扁以昭神貺念是事本起宿州州之人仰覩

奎題益凜然於

聖天子宵旰憂勞無刻不以民生利病爲念吾儕小人

其可不勉爲良善以答

昇平而承孚佑傳曰民和而後神降之福其在斯乎爰

敬識數語以紀顚末以爲州人後祿之綴焉

重修安化縣學宮碑記

安化學校自宋熙寧五年置縣始地在伊溪之東寶祐乙卯以水患改建治西山麓南向迨明萬歷己丑守道安陽劉詹過此言左方空闊始改東向厥後屢有遷改其址仍舊至乾隆己巳邑紳士王崇禮鄧天人等復修而規制益宏庚戌辛亥間先君子督建南塘於學宮爲巽方文明之位石礪青天干雲就日於是人文蒸蒸日上自嗣以嘉慶壬戌叨登進士蒙

恩館選十數年間邑人士多起甲科爲名翰林文武鄉試

之歌鹿鳴賦鷹揚者尤于于然接踵而來也惟古者建學如百工之居肆相與致道非以爲榮榮之具也然三升選俊之法實寓於此因材而篤必於其地卜澗卜瀍古之人何嘗不遷地思良哉吾邑學宮之建以東向爲最善無可議者惟自已巳至今七十餘年棟宇門牆漸多摧落上雨旁風見之增慄道光二年壬午冬邑侯劉君星檢學博李君彝卿于君芝圃率邑士黃德沅陶必揚阮學易龍含章等集議重修經始於

大成殿以次及

崇聖祠之兩廡之泮池之

文昌閣尊經閣魁星閣之名宦鄉賢忠義節孝各祠之明倫堂考棚俱整而新之增設東西坐棚及東西學署崇文書院咸加葺飾越五年乙酉春蕆事費省而工倍制廓而材堅煥然鱗然粲乎盛已夫禮樂之地教化所興昔賢每以不獲雍容揖讓於其間至形之嘅嘆而低徊不能已憶先子修埨時澍甫總角實隨之讀書學宮之側今覩斯盛也宮牆之望依然童子時心期羣於遠宦弗克執役事從諸君後其可無一言以紀爰之其顛末以劵吾

邑之人文莘莘勿替云

婺源縣重修

文廟碑記

凡建學以造士也三代以上聖賢盛西北而集大成於我孔子及其衰也濂溪夫子起瀟湘道南諸賢繼之而集其成者朱子也婺爲朱子故里沐其澤者駸駸與鄒魯比隆以故言學校於南方必以婺源爲稱首婺源之學在縣治西建葺屢矣道光丁亥復謀鼎新逮癸巳落成凡六年而後竣其工爲最鉅云余同年生施君彰婺人也介董事諸人以書來請曰吾邑之學名爲修實不啻刱也

大成殿之加崇以仞計其堂之加深以尋計櫺星門之加廣以咫計楹柱之加隆以圍計階戺之加寬以步計木則易疏而爲縝石則易礀而爲整丹漆則易黯而爲鮮凡所以奠聖人之居者無弗至也又自學而推之名宦祠舊在戟門之側非制則移與鄉賢忠義相次以昭祀典之正焉校官舍舊無牆垣湫隘卑陋弗宅於儉則高其閎崇其墉以壯師儒之望焉學之後負山舊有天香亭與江西德興縣之鵝山遥對則爲之增高以攬其秀於遠焉學之前隔溪舊有雙塔以象文筆明季傾圮則爲

之重建以納其靈於近焉吾婺之應童子試者兼
五邑之數向無試院每遇邑試即於公堂之上貫
坐衆雜而囂則買隙地建文場以光賓興儲俊選
焉凡吾邑之經營締搆如此其勤且久者無非爲
人文助也乞爲文記之以昭來許余惟婺處萬山
之中由嶠陽而下蜿蜒數千里至是起率山爲建
業姑蘇臨安諸省會之祖山山海經所謂三天子
都也其水西流五百里至饒州出彭蠡與大江會
地氣磅礴冠於江左故篤生大賢羽翼聖道而天
下咸知有婺源之名歷年以來餘韻所漸猶蔚然

知重經學能文章以承朱子之後今諸君子復厚
培其學修廢舉墜鼓舞士氣勿衰入是學者春秋
釋菜之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以奮然而興矣

沅江縣尊經閣記

經者常也所以綱紀人道之始終而軌一世於和平者也初未嘗以爲典籍之稱自戴記有經解一篇言詩書易禮樂春秋之教而六經五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由此起焉蓋嘗論之古之所謂經者致治之理也惟天下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而凡爲天下國家皆不外九經之目若典籍則所以發明此理者也名之曰經而典籍中皆若有古人之守綱常名教之理遂以維乎萬世而不敝斯經之理實經之用宏而經之名亦於是乎尊矣秦

火而後知尊經自董仲舒始而茂陵表章之功實不可泯其後白虎鴻都之御皆知以經爲重故漢治渾渾猶爲近古自晉儒有擬經之僭而青牛白馬家説皆稱爲經經之名既不尊而政治因以大壞宋儒崛起經之旨乃昭然復揭諸白日顧其時之君不能知或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盡斯亦未可謂能尊經者也我

朝

聖

聖相承精一之傳直接堯舜一切典章文物斟酌於唐

虞三代而用其中蓋宋儒所講求者至是乃咸見
諸施行矣是以政教之隆古莫與京而養士之具
尤爲善美凡天下學宮皆有
列聖御製及
欽頒諸書例得建閣儲之以彰尊經之化而使夫草野靑
衿之士咸得仰窺
聖學之高深優柔焉以會乎古之所謂經綸而爲天下國
家者經學之昌可爲極盛也已沅江之有尊經閣
始於教諭駱孔僎與其學之賢者成之地據學宮
之後

崇聖祠之前左偏側仄而高無湫溢之患由其中以
望則衡麓之勝隱隱隱如席案之橫於前資江沅水
環抱前後蘭芷之芳可擷而數也而洞庭一湖浩
浩湯湯尤有學海文瀾之觀焉閣成於嘉慶八年
未有記者今冬沅邑諸君子禮予尙推志乘因以
為請益
聖朝所以嘉惠經生者厚矣吾儕躬逢
盛世日手一經可不顧名而思義乎願與諸君子共勉
之

暨陽書院增置沙田記

江陰之有書院肇於元教諭蔡以忠初以澄江爲名自明迄我

朝遷建屢矣乾隆三十年學使滇南李公因培拓而大之改題曰暨陽書院閱今六十載復就頹廢生徒取充數道光三年湘潭周公系英以戸部侍郎來視學慨然思所以振興之捐廉倡葺復檢核濱江沙漲之田三千餘畝議購充經費遴委縣丞姚儲履畝勘丈未竣事周公卒於任余來蘇時屢諭王署令澐及姚丞以勉竟厥緒規程一切則致書

山長李先生兆洛俾衡定焉今秋姚丞以咨部册至且述紳士意求紀顛末喜其事之克成也援筆記之兼以爲諸生朂曰書院之設所以佐學校廣教澤也今直省州縣莫不有書院率多虛設未能有實濟乃江陰則以學使者所駐翁目擊心籌如前李公與周公皆肫然以諸生之業爲業而經之營之勞來之飲食之一時令丞因得以附益而玉成之夫豈以增益升斗博諸生感激之虛譽哉固將大有造於諸生也夫膏火不繼無以示獎勵未能養而言教司牧者之責也若獎勵之資已裕

而學之不進行之不修貿貿然惟宵火是爇則亦諸生之恥也昔陸子靜在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聽者流涕朱子以爲切中隱微深痼之病此誠學者所宜致思矣江陰在江以南爲文章節義之區如往時殉節守城以一典史爲之倡而庠士紳民同心蹈死至數萬人其忠義耿耿歷久猶生足以立頑而起懦余頃採芻議謂祀典尚有遺者復按軼事而表章之矧諸生生長

聖世沐浴涵濡其所志當更有進於此者槪李先生所定規程余尤爲諸生歆焉是舉也登高之呼實賴

周公肅令璉籌議以發其端王令澐捐貲以亟其成奔走履勘則姚丞之力也其董事及洲畝息金歲入歲出之數另書於石

重修金沙書院碑記

天下之人才萃於

京師首善之大學而郡邑之人才鄉校所不能徧育者又輔之以書院書院之廢興人才之聚散因之即一方之風化繫焉余自翰林出官蜀晉皖轍所至雖未敢遽謂能化民成俗而於勸學造士之道每兢兢藉爲先務乙酉夏自皖江移節蘇閩即飭各守令經理書院以廣我

國家作人之化而金壇爲鎭郡屬邑人文之盛媲耀

熙朝意其後先濟美必有今不異於古所云者丙戌秋

門人戴開文諭是邑以俸滿保薦來謁詢知金壇自乾隆乙巳刱修書院歲久傾圮士子幾無肄業之地因諭開文讀聖賢書凡職所當爲務盡心力況教官職司訓課董率士紳雖金沙舊無監院而修廢舉墜不得諉爲與人任也開文回任後卽與邑之孝廉馮調鼎等十餘人謀所以更新之邑令毛德輝捐廉爲倡士紳響應相與同心鳩工庀材自春徂秋完繕有未竟者署令周恭壽復竭力以亟其成共計用銀若干而齋堂煥然一新牆垣益堅以固矣適周署令因公來省乞言以刊諸石余

維書院之設非徒以爲名而已在乎守土者時與邑人士相見勸之以孝弟忠信迪之以禮樂詩書經明行修日新月盛比戶有絃歌之美靑衿無佻達之譏斯風化成而治績茂焉周令旣蒇茲事宜定條教立課程偕學官進諸生宣

主上德意鼓勵人才俾知果行育德期至於聖賢之域將鄭孔之經疏韓歐之文章司馬文富之勳猷尙有未足爲諸生進者化民成俗之要其在斯乎願與多士共勉之

歐陽氏家廟記

坦齋侍御立廟以祀其祖而自爲文記祖之恢先緒敦善行慶流於後故得備楚芡之薦思深哉凡建國必有不祧之祖惟家亦然君子觀其子孫之盛衰可以知祖德之厚薄世固未有無積累而能蕃昌者也侍御表章前烈孝慈之事盡矣善繼善述吾以券其後之人焉

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四目錄

文集　記

丹徒越閘金龍四大王廟碑記

天下名山大川莫不有神焉以主之其靈之恍惚彂見震耀入耳目者又以川神爲最上古江婓河伯邈矣宋以後乃有蕭公晏公諸神之目而金龍四大王胙饗爲尤盛云考之傳記神姓謝氏名緒宋謝太后之族宋亡自沈於水明太祖之興神助順爲其封在景泰七年從徐有貞之請也因其居金龍山於兄弟行爲四故號曰金龍四大王初建廟於沙灣我

朝順治二年加號顯佑通濟建廟於宿遷縣乾隆二十二年又加號昭靈效順廣利安民建廟於徐州府而民間私立之廟所在皆是蓋王者順人心畏敬之同於禮有邪禁矣夫死於水而爲水神者前有元冥後有屈大夫元冥水官在祭法爲以死勤事其祀宜矣屈大夫則以宗臣戀國不忍決去懷沙自投後人憐而祀之初亦第私祀耳後遂列於常典惟其忠義之氣有不可消滅也今神以戚畹之故抗志沈淵與屈大夫之從彭咸其義惟均廟食之徧江淮不亦宜乎升徒越閘之右神廟乃院

人之客於此者所建其基購於鎮海巷僧並居民紀氏自嘉慶丙子始建神殿道光丙戌又增新樓及左右廊廡既煥既崇有嚴有翼皖之人經此必奉瓣香致敬焉夫神無乎不之況是闤闠為運河江湖噓噏尤賴神憑相使冬春之際潮長不涸萬艘銜尾無阻淺之虞則

國家實蒙其利豈但為皖人之福已哉孝廉姜昌壽潘政舉乞余言為記爰舉神之所以得祀之由詔之俾揭於廟石庶商人估客皆曉然於聰明正直之為神其本實由於忠義而有所觀感云

鐵鈴關文星閣碑記

古者城以盛受故曰城郭有郛廓故曰郭其附近城郭而屹立鄉市者或爲堡或爲關古人設險守國之義也元至正三十二年倭入吴爲患有平江路總管萬戶宋通團練鄉勇於楓橋之濆築土壘石負𤨏帶鈴扞掫備禦吴人便之前明嘉靖三十六年倭患更熾巡撫御史尚維持知縣安謙復築是關上作雉堞以發矢砮置樓櫓以資守望旁設鈴索風觸有聲此鐵鈴關之所自昉也昔陰陽家言關之形勢自滸墅迤邐而來支硎天平列其西

筆格楞伽聳其南高把羣巒俯臨楓水實為閩境之咽喉諸山之屏障康熙年間里紳蔣太史恭棐徐探花葆光請於郡守陳恪勤公諱鵬年者搆文星閣於關之巔顏其眉曰雲漢天章陳公吾郡湘潭人也著有政績崇祀賢良厥後乾隆二十七年里人鳩工繕葺關閣一新丙戌己丑辛卯楊吳人聯掇大魁鼎爵鵲起甲於天下而商賈之雲集市闤者遂分貨別殷殷軫軫形家衰旺之說似亦不為無助奈日久傾阤高閣無存失今不治後必有以此關不修為嘅者且關固禦者用武之地也我

朝海寓統壹中外乂安又何事關爲哉制子撫吳數
載竊幸此邦俗厚風淳公暇與鄉之賢士大夫游
邦人有以建關爲余言者仍道閣於其上供梓潼
神龕假武興文之意將於是乎在爰偕梁莅林方
伯行雲衢廉訪率僚屬履勘基址分任重修而紳
士商民協力以鍋輸爲樂計垣之崇三丈六尺有
奇周十三丈有奇閣之高又得丈六尺有奇向出
乾巽悉從其舊夫有舉莫廢禮也矧全郡形勝之
所繫運會之所關哉徵諸往昔驗諸將來吾知擢
高科膺膴仕閭里富庶當必有倍蓰於前之所爲

者此守土之責亦居是邦所延頸企踵而鼓舞不已者也是役也經始於道光九年七月落成於是冬十二月共費四千餘金莅其事者蘇州知府王有慶及吳縣令能照傳與守備張瑞堂而浯師石琢堂先生韞桂翰尚書吳棣華京卿尤春樊舍人實首其議暨紳士徐華嶽周孝塤周聊餘趙文麟莊東發宋清壽許翁蔡裕高誠皆有力焉用備記之

重修金陵朝天宮碑記

金陵之有朝天宮當古冶城之麓於宋爲祥符宮天慶觀於元爲元妙觀永壽宮至明賜今名其正殿曰三清殿曰大通明殿最後曰萬壽亭別館外周重扉峻啟肸蠁時舉聲臭斯通蓋周禮昊天上帝之祀緯書謂之北辰耀魄寶其尊在五帝上道家稱曰玉皇即耀魄寶之義宋眞宗時始爲宮觀以祀沿至於今薦嘉祉肅靈承爲民祈福悉於是焉

國家懷柔百神祝釐弗黷宮名殿制悉仍厥初歷年

滋久堂廡陊剝梁桷傾攲夯風上雨侵及神居衮
冕露立瞻觀有慊而比歲不登未遑葺治惟雩祭
旱潦問一再至靈應不忒嘉貺聿昭癸巳之歲前
江甯方伯今少司寇趙公始集議經營以作新見
咨撫軍林公以次僉謂曰宜乃率僚屬割俸以佽
前兩淮都轉婺源王君鳳生前山西太原守上元
沈君琮等襄厥事鳩工庀材以斧以鍥以塗以
丹六殿具修四配咸建長廊曲注飛閣遙矯鼓鐘
聲[illegible]

御碑亭峙凡費白金八千有奇不靳度支不勞民力自癸

匕十月經始落成於甲午八月之吉制備於前財
資於官事董於縉紳之長德工既告蔵蔵則大熟
吏民謂余建節茲土始終其成不可無言爰刻樂
石用昭對越以迓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庥

太湖廳濬鵬鷂諸河碑記

天下之水利莫大於江南太湖又江南水利之大者也其洩而注海之道曰吳淞曰瀏河曰黃浦而洞庭東西山支河別港隨地得名者則有三十六浦旱潦於是乎備衣食於是乎生財賦於是乎出故江南之言水利必先治太湖治太湖不惟治其下流之吳淞瀏河黃浦而已其支河別港亦必次第治之而後小水治而大水益治道光七年余既奏請疏濬吳淞為吳民百世之利而濰水劉君鴻翺來為太湖同知同知治在洞庭東山之下有鵬

鵝河黃洋灣由內港以達蘇州之要道也有大缺口白浮頭西北諸湖下達南湖之咽喉也有南北望河分湖水以灌吳瀆油車諸港者也東山衣冠殷盛物產阜蕃往時居民交易有無於蘇道鵝鵝河甚便歲久而淤改由外湖涉風濤四十餘里人病其險嘉慶之季年善化羅君琦爲同知嘗一浚焉以費不繼而輟劉君至則稽成謨詢衆欲相瀦寫慮淫潡計樋留畢畚揭自十年正月賦工至閏四月之末畢役總隄長五千七百有四丈用石千七百五十四方土七萬四千六百四十五方並椿

木歷灰工食雜費爲銀萬五千一百餘兩皆出之
義捐不以藉於度支工竣余往視乘小舟周歷上
下登莫釐峯望全湖烟水無際夜宿翠峯寺之古
雪居濤聲隱隱落枕上與松聲竹聲澗水聲相應
沓瀟然如入華胥之境晨起踏諸隄縈紆若帶輕
舠往復無顛越虞然猶未見其利也明年吳楚數
千里大澇余已移督金陵而自蘇松來者皆言水
大於道光三年且數尺三年之災吳人至今心悸
而是歲頗不知災蓋太湖者宣歙若霅諸水之總
滙其宣泄疏暢全在支河別港而菅葑泥淖黏附

壅積細民狃於小利率占以爲田故三十六浦存
者無幾湖身日益高面日益淺上游水稍盛即漲
溢爲數郡患三年之患坐此今水有加而民不病
則因疏諸河以繼吳淞之後故得免於昏墊也余
既列君名登之薦牘並以好義紳士徐學巽葉長
福葉進鵬劉進綦等名請敘得
旨報可君旋擢淮安守再擢福建臺灣道陳臬秦中去
太湖數年矣百姓猶相與誦其功繼君任者爲居
巢劉大烈因百姓請來乞余文紀石因縷敘始末
以告後之牧於斯者

重修練湖黃金閘暨改建張官渡閘碑記

舉江浙兩省二百數十萬之漕濟之以一衣帶之水而又據最高之地當方淵之時無他水可挹徒借江潮潮一不至即船膠於陸萬夫牽挽行日以尺寸計使者火符絡繹有司戴星奔走而汗流幸而瀉泥與潮俱歲一濬五歲又大濬而隄日益高土不能遠運就隄塗附不移時還復爲灘膠如故此今日徒陽之運道情形也可不爲之長慮而深計哉丹陽練湖本曲阿後湖晉陳敏遏馬陵溪引長驪諸山八十四汊之水以溉雲陽者也自唐齊

瀦鑿京口路通江而朝廟轉運悉由此練湖之水遂更爲漕利每湖中洩水一寸卽爲運河一尺歷代以來盜決侵耕之禁甚嚴無如近湖之民往往盜湖爲田當劉晏築隄横截之時湖已有上下之分迨上湖盡改民田而下湖蓄水益無多矣有田之民迴盛漲輒決之使入運河比漕至已無水可洩而黄金閘者分上湖之流由范家溝入運河尤咽喉所繫今廢爲土埂夏啟冬閉濟運之説爲虚練湖遂歸於無用嘉慶二十年春余以視漕南來曾奏請建閘修湖議者難之値於丹陽沿北二十

五里之黃泥墈建閘蓋因明史言黃泥墈舊有閘
太常少卿姜存禮嘗請修復故泥其說謂可資潴
洩耳不知黃泥墈下之水導源於黃金閘上之莊
前河不治其源則其流不裕而黃泥墈北高南下
練湖由范家溝入運在黃泥墈之南設閘於此則
水益趨下安能迴瀾以濟上游之急是未明於地
勢而顛倒位置者也蓋其時練湖之廢久矣一望
荒煙蔓草惟於修濬黃泥閘之建不過稍以節江
湖之直下而已初未討及於練湖之能濟運也道
光五年余自皖持節撫吳迄今五載每遇挑河之

役必親自臨莅往來徒陽間籌度者數矣竊以為
濟運之策莫如修練湖而修練湖之益必自黃金
閘始俾收洩有資馬陵水來不致從范家溝直瀉
入運而湖水之源裕矣以次移建黃金閘於切近
湖唇處使湖水開放後足資挽託而運河之水可
以迴濟上游矣因於奏事之便陳利病欽奉
硃俞妥籌經久之策適值上年回空阻淺乃築土壩於
黃泥閘之下游而挑掘黃金廢閘土埂以放練湖之
水漕渠大暢河水長至二尺或一尺數寸湖水才
消二寸六分耳然後歎前人所云洵非虛語而有

成法而不知用之大可惜也爾諸節相覈平壽公
僉謀佾請得
旨俞允以鎮江趙守光祿董其事復黃金閘於舊址丹
徒吳令浚任之徙黃泥閘於稍南五里之張官渡
丹陽朱令清耀任之方伯梁君時往督視焉起工
於三月十五日告成於六月十七日既堅既緻有
翼有嚴從陽之累自今庶稍有冀乎至於練湖地
勢正以居高得臨下之宜祇須加埂不在多濬而
湖之東岸每過大挑之年積土已高惟南岸宜加
築耳西北二面則侵盜之禁宜嚴也其張官渡以

下之南蕭呂城各閘亦蓄洩所必事並志之以俟

後舉

重建尹山橋記

吳中古澤國支浜汊港十縱九橫閘堰而外津梁爲亟自蘇城出葑門南行十八里屹然虹起者則尹山橋也其地上承太湖之水下達吳淞劉河分逮黃浦名爲山實無山盎東西水道之咽喉也而運河橫穿其間自秦皇道會稽始開鑿漢武時復加濬以通閩越貢賦舟航往來居南北之衝其橋跨運河爲之高出檣帆之上工力尤鉅明天順六年巡撫萬安劉公督屬所建道光三年大潦圮焉漕艘梗流旨涉告病五年秋余自皖奉

命移蘇督辦海運往返其間慨然在念明年夏海運告
竣計節省各費尚有餘與藩司賀君長齡議以補
城工水利之用因檄元和何令復建斯橋七年三
月興工九月落成東西長二十二丈有奇高四丈
有二尺廣如其高三之一趾兩岸而洞其中翼以
扶欄舍舟而徒視舊孔新陸趨波駛莫不咸利何
令請文以記惟春秋之義土木役雖細必書重民
力也竭力不擾於民財不困於官籌度支之餘贏
從容以圖利民之事用宣
朝廷德意於無窮誠非從政之大幸方將推廣次第

灑沈澹菑以大利東南之民而茲其嚆矢也爰刻

於石以紀之

重修石城橋記

邑西十里有橋曰石城正德中家七世族祖修武令石城公所建舊有木橋在稍東數十步石城公始移置今處而易以石其後圮於水毀東岸石墩里人因架木其上以度萬歷甲寅乙卯間復甃以石邑令楊君以傑爲記稱橋名石城其創始靡得而考彼時距石城公始修之時且八九十年矣石而既易以木木而旋易以石變遷既屢傳聞無徵其竟昧創始之爲石城公也亦事有必至無足怪者嘉慶辛酉夏大水山谿暴漲斯橋復圮並圮西

岸石墩則石城公始修之碑䃂然藏其中然後知橋名洵非無自而楊記之失於考據也歲癸亥邑人以橋臨孔道謀修之白其議於邑侯陳君陳君可其議而鄉之人亦皆踴躍從事毅然以復石城之舊旣乃樹碑橋右刋樂捐姓名其上而問記於余余惟水涸成梁王政所重賢令尹納溝念切不以其事無關考成而必首爲之倡此邑之福也至於捐貲成美服賢令尹之教伐石鳩工成以不日則吾邑人之好義有足多者語云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石城之蹟幾湮矣得諸

君而其名賴以不朽余知心怡而神泐者當不獨

涇涇與與往來病涉之民已也

貽慶橋碑記

古者有梁而無橋毛詩在彼淇梁造舟爲梁爾雅梁莫大於溴梁孟子十二月輿梁成皆不以橋名其以橋名者率非今之橋如史記禹山行乘橋則直轅車也尚書發鉅橋之粟則儲粟倉也士昏禮笄加於橋則橫格架也戴記奉席如橋衡則井上桔槔也其以梁爲橋自秦昭王五十年初作河橋始蓋卽今之浮橋以木爲之非石也故其字偏旁從木卽史記所言豫讓伏於橋下亦祗是木橋惟爾雅石矼爲徛注石橋也集韻矼通作杠聚石爲

步渡水也旣日聚石爲步則非今之架石水上作弓虹半月形者比齊地記載始皇作石橋欲渡海觀日出處其語荒誕亦非實事然則架石爲橋其起於秦以後乎余里小淹之東曰南斗洞其水從石峯山溯騰而下皆石也凡數里噴薄相擊以注於茱萸江江之岸又石也賛以土則齧約以木則頹行者危之里人楊君公弼始橋之以石往來稱便乾隆癸巳圮於水修之者其嗣允升先生也嘉慶丙寅復圮於水修之者其孫某某等也余惟斷潢絶港咫尺天塹是以成周有司險之官以通川

澤之阻至於易梁爲橋支橋以石堅而可久後世之利固有裒於先王之世者矣而猶不免壞圮於水是則欲陷所留有非一手足之烈也而楊氏子孫獨毅然肩其勞而三修之不少怠其可謂難也已昔　先君子嘗名此橋曰貽慶蓋取文言積善餘慶之意也賢哉楊氏不棄其先善貽厥後余故樂爲道之以爲鄉里好義者勸

小淹石路碑記

資茱貟江皆山峽也其水自綏寧路山發源行一千三百里至安化之小淹滙爲石門潭壁立萬仞土人謂爲石龍渡江者也其南岸曰城牆崖尤陡峻行者危之而小淹地當衝要有市集行旅往來與夫繈繹而上者屬續不絕實爲必問之途里中父老每思治理顧以力微五丁功非一木未克舉事丁卯夏月余伯父蒓周公暨同志諸君子銳意任之自城牆崖上距淹市計路四里有奇險者夷阻者通其泥窪低陷之處則甃之以石俾堅固而

平所謂道如砥直如矢者洵足以當之從此山徇既闢水醫無虞可以永慶康衢而履之坦坦矣工既竣遂命余記之而以好義諸姓名泐之貞碿云

新城陳氏義倉記

新城陳太史石上以其先大夫約堂先生所置義倉記示余凡九通先生自記者五曾君仕驥記者三袁君守定記者一其倉在新城之十二都者曰豐裕穀五百石在十五都者曰妙濟穀百石曰永濟穀二百石在十六都者曰同仁穀四百石在十七都者曰綏和穀三百石在十八都者曰和義曰協和穀三百石在十九都者曰永裕穀千石在五十一都者曰義積穀二百石凡三千石皆先生成之其在豐城者費二千金則袁君名之爲廣廣仁

莊者也先生爲義若嗜欲家貲不過中人爲其子析箸時負債且萬金或語以姑取諸倉穀而徐復之先生㧞然斥其人且矢其子孫其敢於爲善如此惟古者常平義倉之設皆以待閭閻之歎其卒也官吏乾沒而取償於百姓因荒頒者未見有開廩而賑者也社倉稍便於民矣然貸則易逋散則難繼即佐以平糶而囤積者託名以多取與賤者被擠而無升斗之獲則又難均而易弊斯數者皆非法之未良而得人之難也觀先生所以澤其鄉里者如此而又規畫詳盡其子孫不得預可不謂

賢矣乎世之有養民之責者問先生之風其亦可

以愧勵矣先生諱守詒會官兵部爲武選司員外

郎

雲臺山新建陶靖節先生祠堂記

海州雲臺山古郁州水經注云東海朐縣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靖節先生飲酒詩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即其地也先生嘗爲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在庚子之前當爲隆安三年己亥其時孫恩起海上寇吳會及丹徒廣陵郁州間劉牢之以鎮北將軍鎮京口遣參軍劉裕及其子敬宣連擊之先生同時入幕爲參佐時事方殷其往來海上所必有也惟自己亥後先生自都還游斜川宿途中據程氏妹祭文則辛丑七月在江陵聞訃不

復至京口不知東海之游又在何時然詩中所叙
如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途非涉歷者不知則意
者牢之夙擅智畧知此山深阻四面距海慮賊航
海據之或先事規往或聞警差探不必定在舟師
同往也而其後孫恩果竄郁洲執高雅之卒爲劉
裕大破之於此賊勢遂衰是亦未必非先事之籌
度也惟先生從軍司書檄本爲貧仕無意與儕輩
爭功名故曰此行爲飢驅然裕非人臣牢之晚節
不終蓋早已窺見其微故又曰恐此非名計息駕
歸閒居也昔東坡讀述史九章曰去之五百年吾

猶見其人也讀先生此詩不可慨然想見其志乎

惜海隅之人無知先生此游者惟東坡和陶云我

昔登朐山出日觀蒼凉欲濟東海縣恨無石橋梁

其有慕於先生之游乎道光壬辰余以縣事來海

州登雲臺陟金牛清風二頂望海作詩屬而和者

數百人迨甲午復以奉

命巡閱至東海營歷覽東磊灑灣田横高公諸島海天

萬里水波不興令人有脫屣二山之意已而入宿

城憩法起巖壑幽深爭流競秀野花琪草蓊於雲

際時鳥發聲出林間與潺潺懸泉相響應而山田

又甚漲無水旱憂其民淳古或老死不至城市真
別有天地非人間者明年入覲
上諭及海州帶刀佩劒之風謹對以
德教所漸雞犬桑麻海溢淸宴因及巡閱所見雲臺山
後一帶景概
天容有晬謂此境與桃花源何異歸而述之海州人士
咸踴躍奮興感念
聖天子覆幬之
恩光及海表且以卯靖節先生之文備在
甲覽而其遊游賦詩之地更不可以無紀也因相度法

起寺之左而建祠焉凡爲屋若干間並捐貲置田若干畝以爲春秋祭祀及歲修守祠人之餼斯東海一𡼖也山川草木皆起榮光而欣
聖化靖節先生有知當亦怏然於黃農之𡍼在
盛世而桃源不必求之武陵矣謹命筆記之而以末學所爲先生參軍辨者附錄於後云

耕樂堂記

四民仰給於農而農非牛不耕賊牛是賊農也而愚民昏焉何哉昔者程子與客論爲政先生憮然曰小人之無行也牛壯用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易壯者不爾則廢耕矣先生曰爾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乎使民興行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蝗皆不善之所致也大儒之言可謂深切著明矣顧水旱螟蝗之災猶遠而難明也至於因宰致竊其害尤切近可

覘胡犁於田夕餮于俎山棡野牧其能刻爲牛防乎而無賴之徒或且假迎神賽會爲由恣意椎剝巧避私宰之名公行牟利之計是其狙詐更甚於盜竊而耕者之大患矣益陽律臣胡先生覘其事而憫之與其里之賢者請於邑令而禁之復偕其弟牧堂捐基搆屋於十九里之巖家河歲時集父老講明約束而扁其堂曰耕樂恭請字熄則盜熄而耕者可安其業也夫禮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以下其有故亦不得殺可知也今

制惟

壇

廟大祀用大牢其餘或少牢或特豚是雖

天子有事亦不盡用牛也獨茲鄉愚敢肆僭越斯

國法所必懲者也況又嫁其名於祭賽使神明受淫

祀之誣而彼乃享其利馴致牛酒嘯聚其流弊殆

有不止於盜竊者余年來待漏科垣屢欲言諸

聖主之前請重其法顧念私宰之禁律非不嚴苟不得

其人徒滋騷擾何益今觀先生之所為乃歎修士

為善於鄉其效有捷於官府之條教者使鄉里閭

咸能效法而推廣之將程子所謂民善俗而衣食

自足者卽以為王道始基之驗可矣豈惟耕者之
樂云乎哉余辱與先生之嗣雲階甘園交獲聞其
詳因為記之以諗好義者

雩山呂仙閣碑記

仙之名始見莊子燕昭秦始以還其說大行劉子政因之作列仙傳至溯源於師皇赤松顧三代秦漢之仙後世渺無存者豈仙之自壽亦僅能數千百年而終歸於無何有之鄉耶唐以後盛稱八仙而八仙之中尤莫盛於純陽呂祖時時露跡人間其靈爽所在皆是我

朝

敕加封號列於祀典薄海內外罔不崇奉而衆仙不敢望焉蓋衆仙之爲仙也自度而不度世仙而不佛

自治而不治人仙而不神惟純陽脫屣塵劫翱翔青冥而不忘乎警世實合佛與神而一之固宜其獨步丹梯而非衆仙之所能及矣丹徒之東三十里有雩山俗名高皇山劉寄奴發跡之所也泉甘而木茂宜爲仙真之所棲止王九峯建呂祖閣於其麓而求余爲記九峯以醫名大江南北公卿倒屣相延致者數十年嘉慶丁卯曾募建文昌關聖廟於此其時制府治亭鐵公醵金以助且爲之記今九峯老矣又任是役其活人之心質諸神而彌篤有如是也是山之頂東瞻練湖北瞰大江西控

石舟南俯大䃭句曲諸名勝他日訪九峯當一陟
其上作踏虛御風之想岳陽樓上仙人庶幾乎遇
之

采石磯洗月軒記

大江自當塗而東洲渚漸多翠螺亭亭然立采石磯上引首西向不知吞雲夢者幾許余嘗過其下泊舟登太白樓徘徊瞻眺想見謫仙人昔日伺崔宗之乘風泛舟其風流宛在目前因集舊句一聯大書於樓云偶呼明月問千古恰對青山似故人時同遊爲張生贊榮嘗求余言亟修青山太白祠墓者已乃乘興登絕頂南望望夫山山頭風雨如聞語應北望慈姥簫幹所生䢼王子淵賦語不虛東望牛渚則袁宏謝尚月夜諷詠相遇運船之所

與太白泛舟故事先後輝映何古人賞月獨宜於此地耶張生因指其下曰是生讀書處亟名洗月願得一言為法且使續故事於前人余曰生寓書於月可謂善言月者哉夫月隨波上下冉冉騰騰天空氣爽萬里一碧此目中之月人人有之若乃濯冰壺流玉液炯靈臺兮四照證慧業於前身吾心有月非探根蹠窟者不能知其妙也故夫自朔至望三五而盈日新又新如盤之浴此進者機也澡身之君子以之自望至晦三五而縮知白守黑如闕之漏此退者密也洗心之君子以之惟君子

能以退為進故虛受而明自生能以進為退故守約而照不疲山之峙也川之流也形上形下無非是者洗月之義非即讀書之法乎袁謝諸人固不足以語此即太白眼高四海筆落千秋於此義尚隔數塵生其勉之

題梅子嶺亭柱記

余外祖家於河曲之尾黃蓮山之陰宅下里許曰梅子嶺卽黃蓮山之麓舊有古梅樹故名嶺高不過一里溪流環之㶁㶁有聲達於山坳仰視黃蓮山巍然而尊以嶺承之如冕之有旒也其顚有小亭設茗籃以偷行路之渴者下嶺而南濱溪行遥達茱萸江溯而西抵余之居凡二十里 先君子嘗言往時省外舅方讀禮記途中喃喃默誦至梅子嶺而全部爲之一周其勤苦自律如此又小憩亭上作詩有藍橋杏酪人何在獨立東風日欲斜

之句蓋以悼　先妣黃安人也幼時每隨侍往外家皆必由此昔人車過腹痛情有難已況罔極之恩哉悲愴之餘聊志以詩亦哀哀之告也詩曰山經梅子路陂陀一度酸心一度過不盡望雲雙眼淚一時和雨點衣多

澧州唐氏女貞節記

唐氏女澧州人父日錫桐母黎氏幼許字州學生雷開貞之子承恭承恭年十七沒於水乾隆癸丑八月也先是女夢日色欲暮而皓月亭亭出於波際方徘徊瞻望忽墜其左耳又夢承恭來與語若有悲意次日訃至女披髮號泣奔喪家人止之不可乃截以往及至呼搶投地氣絕者數四遂欲成服舅姑憐其幼弗許也女泣曰所以來者爲亡人一杯麥飯計耳不然獨不可毋家老哉舅姑終憐其幼令女之父母諭意女怒曰奈何以女許人死

而背之令作無嗣鬼耶若必欲相强女惟一死謝耳遂止不歸方承恭沒時兒承寬之次子存愷生甫一歲舅姑察女意堅乃立以爲嗣女哺養辛瘁寒暑之災夜或十數起稍長授之書慈嚴交濟居乎幽靜自持足跡罕至戶外家人亦敬其操而愛其德待之有加禮焉女年十七稱未亡人今四十有五矣其夫之昆弟孝廉承厚等從余游故余得知其詳而州人所傳乃謂女晨起梳沐見其夫影鏡中驚告其母少頃聞訃其語頗怪余以問承厚乃云得之外人此蓋重女之節者欲神其事以張

之而不知其近於誣也夫忠孝節義足以感動天地鬼神是以其事往往有出於恒情之外者方承恭因問未至而女已夢中見之不可謂非精誠之感通有以示之兆也而究之節烈之性由於天定即使妖夢未形亦必矢死靡他以自行其心之所安而何俟於語怪也哉近歲吾邑有吳氏脫秀者許字王氏子中發未嫁而中發死欲奔喪不得則爲位而哭其父母大怒以爲不祥女哭益慟則父母詬益厲女知必奪其節遂縊而死而夫靈位身衰絰也時 先君子以纂輯邑志入城聞之泣告

於令令亦泣旁坐者皆泣因使人詢其家其父母益怒摽使者出諸門謂女縊鬼未嫁而喪安用節烈爲於是乃據其夫家狀詳請

旌典復以無貲格於司吏　先君子病革時語及猶爲流涕湖春謙歸里之次年言其事於史柘溪方伯方伯惻然釐飭具狀歲丁卯乃得彙題被

旌夫唐氏女與吳氏女其心一也吳氏女不幸不遇賢父母不能遂其志而至於死唐氏女雖不幸而其舅姑父母卒能委曲以聽而爲其夫全已斷之緩則不幸而猶有甚幸者書之又以慶女之遭也

鴻雪因緣圖記

鴻雪因緣者陶子紀其游跡所至擇其山水之尤佳者繪以爲圖取東坡飛鴻蹈雪泥之語而名之者也陶子生長資江之濱其山大屏樺香石峯香爐紫雲芙蓉烏雲稍西則山梅山稍東九岡浮邱其水茱萸石潭善溪伊水與夫上游之七十二灘下游之二十四港皆歸峞砌礴湍洄溝洽實宇宙之奧區冠蓋所不至紅塵所不入陶子少賤牧於斯樵於斯漁於斯且耕且讀其跡較多故別爲之圖稍長宦

京師金馬玉堂黃門内掖其地
瀛臺瓊島玉泉湯池與夫黃金白玉之堂階翔鳳儀
鸞之
宮殿陶子則簪毫曳履乘驄走馬於其間歷有年歲
亦别爲之圖茲之所圖鴻雪云者則其宦游所至
偶爾登臨以關河閲歷之因爲豁胷曠志之緣者
也昔孔子亟稱於水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
智仁之樂所由來遠矣司馬子長生長龍門世掌
金匱石室之藏自其訪崆峒浮沅湘上會稽而文
始奇餘如謝康樂張燕公柳子厚諸人皆以山川

之勝增長其文章至於通人志士俯仰高深開曰
洞心恢廣志氣又有進乎此者陶子年十二始浮
資入淛就試於有司逾冠偕計北上泛洞庭過江
漢渡淮黃歷韓魏幽燕之域三十歲後使蜀巡按
江南往來秦齊鄒魯之郊年四十二備兵川東旋
臬於晉藩於皖年四十六開府上江旋移姑蘇逮
歲戊子齒正五十而斯圖成凡八十有二通計此
四十年中於海觀其一於湖觀其三於江漢於淮
皆窮源而竟其委於五岳則登岱望華遙揖恒嵩
惟衡在桑梓尚未一覯而於禹貢之九州則足跡

皆已及之不止於身行萬里半天下矣叨荷

聖恩

主眷馳驅所至無遠弗屆因得以耳目所遇盪滌其心胸而才識駑鈍迄鮮開通比諸昔人有勝具而無勝情第以之紀行腳充包纏可矣續有所獲擬依次圖之浮屠三宿桑下則有餘戀茲雖一鴻爪乎然泥印猶存以是因緣常得無盡藏山水云